

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20 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①的发展与转型

刘中民

内容提要 实现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缓慢转型是 20 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这一转型分为 3 个发展阶段: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体现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复合体; 20 世纪 20 年代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萌芽的时期, 它逐步放弃了与叙利亚统一的目标, 并召开了 4 次巴勒斯坦大会; 20 世纪 30 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最终形成, 其突出标志是 1936 ~ 1939 年的反英民族大起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形成对于巴勒斯坦确立民族认同、进行社会动员、追求民族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内部矛盾、民众基础薄弱、缺乏足够独立性等历史局限性也对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 民族主义 巴勒斯坦 阿拉伯 历史发展 作用

作者简介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83)。

*本文的课题来源: 2008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08JJDGJW256); 本文为 2010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热点外交的理论与案例研究”(2010BGJ002); 2008 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08JZD0039)。本文同时得到 2007 年上海市“曙光计划”、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上海外国语大学 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

① 本文中的“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 不包括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之所以使用这一术语, 原因在于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十分复杂, 在形态上包括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大叙利亚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3 种形式。

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问题的核心，从本质上讲是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冲突。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构成了双方追求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支撑。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目标相对较为明确，并早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实现了建国目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则十分复杂，其民族主义突出表现为 3 种形态，一种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将巴勒斯坦问题与阿拉伯统一相联系，视巴勒斯坦为统一的阿拉伯民族领土的一部分；另一种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其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介于中间的另一形式是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突出表现为“大叙利亚主义”，它将巴勒斯坦视为“大叙利亚”（包括现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追求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政治统一。

从 19 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以下简称“巴民族主义”），是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发生的重要转型，这种转型为巴勒斯坦确立民族认同、地域认同和独立建国的政治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转型并不彻底，受巴民族主义自身历史局限，以及战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主义再度转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使得巴勒斯坦问题的泛阿拉伯性质再度强化，直至阿拉法特领导建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巴民族主义才日趋成熟，并确立了独立建国的政治目标。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探讨战前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向巴民族主义转型过程，并分析其历史局限性，以增强对巴勒斯坦问题复杂性的认识。

早期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主义（19 世纪末 ~ 1920 年）

自 637 年阿拉伯帝国征服巴勒斯坦后，无论是在阿拉伯帝国，还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它一直没有取得独立的行政区划地位，而是隶属于由现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组成的大叙利亚地区。这一时期巴勒斯坦社会组织主要为两大部落的家族统治，直至 19 世纪中期还曾发生过大规模

的部落冲突。^①到20世纪初,阿拉伯人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不过,这时的巴勒斯坦人一直作为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而存在,还没有确立巴勒斯坦的地域认同。^②

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主义一直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主,但已经出现了巴民族主义的萌芽与发育。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青年土耳其党”有密切关系。该组织的纲领是反对奥斯曼苏丹的专制统治,建立君主立宪政府。^③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起义并发表声明,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奥斯曼苏丹被迫宣布恢复宪法和议会选举。许多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斗争,期望在分权体制下获得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平等地位。巴勒斯坦地区也有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④

1908年9月,青年土耳其党中的阿拉伯人成立了“奥斯曼阿拉伯友好协会”。这个组织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出发,承认阿拉伯人为奥斯曼民族的一部分,期待通过“奥斯曼阿拉伯友好协定”与青年土耳其党的合作,改善阿拉伯人的地位,但尚未涉及自治权和自治问题。^⑤由此可见,当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尚未形成明确的民族认同,也缺乏通过民族自决建立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

青年土耳其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泛民族主义,即泛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混合体,并在实践上继续推行对包括阿拉伯民族在内的非土耳其民族的歧视与压迫政策,最终导致了“阿拉伯人对青年土耳其党人希望的破灭”,^⑥包括巴民族主义者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青年土耳其党人决裂,并建立了一系列团体组织,主要包括

① Pamala Ann Smith, *Palestine and Palestinians, 1876 - 1983*, Croom Helm: St. Martin's Press, 1984, p. 8.

② 杨辉 《试论巴勒斯坦民族建构问题——本土与流亡民族主义的磨合与分歧》,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9期,第20页。

③ 彭树智主编 《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④ Muhammad Y. Muslih, *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

⑤ 彭树智主编:前引书,第264页。

⑥ [英国]理查德·艾伦著;艾玮生等译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肥沃的新月地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1页。

“阿拉伯祖国联盟”（1904）、“阿拉伯联盟”（1909）、“文学俱乐部”（1909）、“盖哈唐协会”（1909，其名称源于阿拉伯祖先“盖哈唐”）、“青年阿拉伯协会”（1911）、“奥斯曼分权党”（1912）^①，开始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并确立了建立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的目标。在青年阿拉伯协会的创建过程中，来自巴勒斯坦的阿瓦尼·阿卜杜·哈迪和拉菲克·塔米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参加了青年阿拉伯协会，并在1919~1920年任总书记。1913年7月，阿拉伯人大会在巴黎召开，巴勒斯坦著名的律师、青年阿拉伯协会的创建人阿瓦尼·阿卜杜·哈迪参加此次大会，成为巴勒斯坦人参与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②

伴随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青年土耳其党的分道扬镳，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迅速发展，巴勒斯坦地区也出现了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主要包括穆斯林-基督教徒协会、阿拉伯俱乐部、巴勒斯坦协会、巴勒斯坦青年协会、绿旗社、奥斯曼分权社、阿拉伯议会团体等组织。^③从民族认同和政治主张的角度看，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主义尚未形成独立的巴勒斯坦认同，也未形成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政治目标，其思想内容既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有叙利亚民族主义（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成分。它一方面强调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要素是阿拉伯语言、阿拉伯祖国、共同的阿拉伯历史和共同的阿拉伯利益；另一方面又声称“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叙利亚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在民族、宗教、语言、精神、经济和地理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④由此可见，早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思想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叙利亚民族主义的混合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拉拢阿拉伯加入同盟国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在1915年7月~1916年1月期间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亲王秘密交换了10封信件，即著名的“麦克马洪信件”，假意许诺战后在“奥斯曼帝国亚洲阿拉伯属地”建立“一个或数个阿拉伯国家。”1916年10月，侯赛因宣布建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巴勒

① 详见彭树智主编：前引书，第265~266页。

② Muhammad Y. Muslih, *op. cit.*, p. 148.

③ 杨辉：前引文，第20页。

④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p. 181-182.

斯坦地区被包括在内。但是，麦克马洪以现今黎巴嫩和叙利亚西部地区并非“纯粹的阿拉伯地区”为由，拒绝将巴勒斯坦划归阿拉伯领土。^① 1916年3月，英、法、俄三国秘密达成了《塞克斯-皮科协定》，将巴勒斯坦地区划为国际共管区域；1917年11月，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并迅速攻占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区开始处于英国的军事统治之下；1922年，国际联盟宣布将巴勒斯坦交由英国实施委任统治。

在此过程中，早期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在实践上主要参与了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家族的政治活动，尤其是支持侯赛因之子费萨尔统一叙利亚的政治活动。1918年9月，费萨尔率军占领大马士革，建立隶属于英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军政府。对此，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主义组织均予以支持。

巴民族主义组织“文学俱乐部”积极从事反对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提出了“我们为阿拉伯而生，也为阿拉伯而死”的口号，要求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统一。1919~1920年间，它积极在巴勒斯坦宣传阿拉伯统一的思想，并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中发起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大大加强了费萨尔在巴勒斯坦的支持率。^② 成立于1918年、由哈吉·阿明·侯赛尼任主席的阿拉伯俱乐部，也主张叙巴统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该组织具有明显的亲英色彩。文学俱乐部和阿拉伯俱乐部于1919年元月在耶路撒冷举行了第一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会，通过了赞成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统一的决议。半年后，第一届叙利亚大会在大马士革举行，大会决议要求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地理意义上的叙利亚完全独立，建立君主立宪政府；反对《塞克斯-皮克协议》和《贝尔福宣言》；反对托管体制等。^③

1918年成立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协会”的情况相对较为复杂。它虽然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军政府的亲犹政策，但在斗争策略上相对比较温和，并尽量避免与英国军事当局公开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该协会是较早主张巴勒斯坦独立的组织，但迫于1919~1920年要求叙利亚、巴勒斯坦统一思潮的强大压力，开始向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靠拢，并公开承认巴勒斯坦为阿拉伯叙

①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74~175页；徐向群、宫少朋主编《中东和谈史：1913~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② Muhammad Y. Muslih, op. cit., p. 162.

③ Ibid., p. 128.

利亚的一部分。^① 1919年3月,“穆斯林与基督徒协会”甚至授权费萨尔在巴黎和会上代表巴勒斯坦,并保卫巴勒斯坦的利益。^②

1919年,“金-克兰委员会”^③在巴勒斯坦调查期间,表达了赞成叙巴统一的政治意愿,并发起了一系列活动。例如,“文学俱乐部”和“阿拉伯俱乐部”组织了支持统一的请愿活动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示威游行。^④“穆斯林与基督徒协会”向“金-克兰委员会”呈交了请愿书,其核心思想是主张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统一,但享有一定的自治权。^⑤其具体主张包括:第一,巴勒斯坦是叙利亚的一部分,其托管权的问题应由叙利亚大会决定;第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犹太移民和把巴勒斯坦变成犹太民族家园的企图;第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坚持完全独立。^⑥

巴勒斯坦各民族主义组织还试图通过联合斗争支持叙利亚统一。1919年11月,巴民族主义组织的全国大会在海法举行,试图建立联合阵线,但由于耶路撒冷和雅法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协会的缺席而未果。但会议建立了“巴勒斯坦协会最高委员会”,它作为主张大叙利亚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积极支持费萨尔的叙利亚统一活动。^⑦在费萨尔政府和军队中,有不少巴勒斯坦人担任政治和军事要职。^⑧

1920年3月,叙利亚大会选举费萨尔为叙利亚国王,巴民族主义组织和民众对此予以积极支持,并在巴勒斯坦各城市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高喊“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⑨,并与犹太人发生了暴

①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 90.

② 马学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及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演变》,西安:西北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③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建立包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建议,同时主张应当派一个协约国联合委员会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进行调查。最高委员会采纳了威尔逊总统的建议,但遭到了英法两国的抵制,只派出了由美国人亨利·C. 金和查尔斯·R. 克兰到中东进行调查,因此该委员会被称为“金-克兰委员会”。

④ 马学清:前引文,第15页。

⑤ 请愿书要求:(1)北从陶鲁斯山脉,东至幼发拉底河、西临地中海、南达红海在内的叙利亚实现完全独立;(2)巴勒斯坦包括在上述的范围中,但是享有内部事务的自主权,而且统治者将从本地居民中选举出来,并拥有独立的立法权;(3)坚决反对犹太民族之家和犹太复国主义移民,但是承认本地犹太人在各项事务上拥有平等的权利。See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 90.

⑥ Muhammad Y. Muslih, op. cit., p. 195.

⑦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 94.

⑧ Muhammad Y. Muslih, op. cit., p. 119.

⑨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 97.

力冲突。^①在此前后，巴勒斯坦知识界还创立了《南叙利亚》等报纸，在舆论上支持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统一。有人在《南叙利亚》报撰文指出“我们是南叙利亚的居民，我们不希望分开，我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叙利亚，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移民。”^②

但是，随着英、法两国对中东的瓜分，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统一的梦想很快便被粉碎。1920年4月，协约国召开了圣雷莫会议（San Remo），签订了《圣雷莫协定》，决定将叙利亚和黎巴嫩交给法国托管，把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交给英国托管。^③上述规定在1920年协约国与战败国签订的《色佛尔条约》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由此确定了英法在中东的委任统治。法国旋即占领大马士革，费萨尔逃亡伊拉克，并建立了受英国控制的傀儡政权。

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统一的政治理想的破灭，不仅与英法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密切相关，而且与侯赛因家族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软弱性密切相关。例如，早在1919年3月费萨尔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哈伊姆·魏兹曼在伦敦签署的协议中，就同意在巴黎和会后“划定未来阿拉伯国和巴勒斯坦的明确边界”，同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鼓励犹太人大规模移居巴勒斯坦”。^④“这一协议实际上是准备建立一个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大阿拉伯王国的费萨尔在完全忽视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愿望的情况下，单方面代表阿拉伯世界对《贝尔福宣言》，即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主导地位的赞同。”^⑤

从民族认同的角度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群体认同的混合性，尤其是泛阿拉伯认同、叙利亚认同的相互交织^⑥，是其不切实际地将自身解放的理想寄望于阿拉伯统一与叙利亚统一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暴露了早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不成熟性。

① 李平民著《英国的分而治之与阿一以冲突的根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② James Jankowski and Israel Gershori, eds, *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84.

③ 王三义著《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④ Ruth Lapidot and Moshe Hirsch, *The Arab - Israel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Selected Documents*,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2, p. 21.

⑤ 殷罡主编：前引书，第176页。

⑥ James Jankowski and Israel Gershori, op. cit., p. 184.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萌芽（20 世纪 20 年代）

叙利亚费萨尔政权的瓦解和英法委任统治的确立，直接导致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建立统一的大叙利亚政治理想的破灭。法国的“分而治之”政策使叙利亚地区进一步分裂为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英国在伊拉克建立以费萨尔为国王的傀儡政权，在外约旦建立了以阿卜杜拉为国王的哈希姆王国，而巴勒斯坦则处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英、法分治“新月地带”的格局，确立了该地区日后形成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等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而巴勒斯坦则被永久地与叙利亚分离。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伴随犹太移民与复国运动的迅速发展，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争夺巴勒斯坦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在 20 世纪 20 年代，伴随费萨尔政权瓦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逐渐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分离出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地域性的色彩更加浓厚，从而完成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①

法国占领叙利亚后，活跃于大马士革的巴民族主义者被迫将活动中心转移至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文学俱乐部”、“阿拉伯俱乐部”及“穆斯林和基督徒协会”，于 1920 年 7 月~9 月连续在耶路撒冷举行了 3 次联席会议，形成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必须与叙利亚分离，把所有精力集中于巴勒斯坦，以对付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共识。^② 这标志着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为群体认同、以巴勒斯坦领土为政治诉求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已初步形成。至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贵族不再有理由继续为费萨尔奋斗。”这是因为，“费萨尔在统治大马士革之初就急于寻求帮助，甚至不惜牺牲巴勒斯坦人事业。”^③

1920 年 11 月，由“穆斯林与基督徒协会”召集的第三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会在海法召开，巴民族主义组织纷纷与会。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建立

① 杨辉著《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121~122 页。

②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 105.

③ [以色列] 艾兰·佩普著；王建等译《现代巴勒斯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 版，第 7 页。

民族政府；反对犹太民族之家的思想；组织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①会议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向代议机构负责的民族政府”的政治目标，同时强调坚决反对《贝尔福宣言》和犹太复国主义。^②大会最后成立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会执行委员会”，由大会主席穆萨·卡齐姆·侯赛尼担任主席，阿里夫·帕夏·达贾尼任副主席，执行委员会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常设组织机构。

阿拉伯人大会的决议表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已经日趋明确，并且将伊拉克和外约旦的独立作为其效仿的模式。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虽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并不反对英国的委任统治，相反，“他们天真地希望英国政治文化所代表的正义与公平将最终在巴勒斯坦得以确立。”^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软弱性与局限性。与此同时，尽管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确立了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目标，但是它并未因此割断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联系，它仍把巴勒斯坦视为一个更大的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担任巴勒斯坦穆斯林最高委员会主席和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的哈吉·阿明·侯塞尼，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领导人就曾明确指出，在巴勒斯坦获得独立后，“巴勒斯坦人将承认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统一的理想”。^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复杂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从1921年到1928年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共召开了4次巴勒斯坦人大会。1921年5月，第四次巴勒斯坦人大会于耶路撒冷召开，大会决定派遣代表团赴伦敦与英国政府谈判。此次会议之后，由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率领的代表团前往伦敦，并向英国提出了如下要求：废除《贝尔福宣言》，成立阿拉伯民族政府；反对犹太移民大量进入巴勒斯坦，反对承认希伯来语为官方语言。巴勒斯坦代表团在伦敦一直滞留至1922年。1922年7月，英国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政策的《丘吉尔白皮书》，要求阿拉伯人必须承认《贝尔福宣言》，并且重申麦克马洪信件中许诺的阿拉伯独立地区并不包括巴勒斯坦。^⑤

① Muhammad Y. Muslih, op. cit., p. 207.

②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 109.

③ Muhammad Y. Muslih, op. cit., p. 208.

④ Ibid., p. 209.

⑤ 马学清：前引文，第29页。

在此期间,在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的安排下,巴勒斯坦代表团与魏兹曼率领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进行了谈判,但未取得任何成果。^①

1922年7月,国联正式批准英国对巴实施委任统治。在此背景下,第五次巴勒斯坦人大会于1922年8月在纳布卢斯召开。会议在倡议谋求其他阿拉伯国家支持,加强阿拉伯民族团结的同时,宣称“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代表,要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和阿拉伯人民的团结而继续努力”。^②大会确定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抵制英国当局颁布巴勒斯坦宪法及立法会议选举。通过努力,巴勒斯坦人成功地抵制了立法会议选举,导致了立法会议选举的失败。^③

1923年6月,英国与控制汉志地区^④的阿拉伯国王侯赛因签订了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侯赛因承认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英国支持侯赛因家族建立包括汉志、伊拉克和外约旦在内的阿拉伯联邦。为反对该条约,第六次巴勒斯坦大会于雅法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迫使侯赛因国王废除该条约。侯赛因家族对巴勒斯坦利益的出卖,导致巴勒斯坦人对泛阿拉伯主义的失望情绪不断增强,进一步推动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形成。

1928年6月,第七次巴勒斯坦人大会在耶路撒冷召开。本次大会通过了关于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代议机构的决议,但对《贝尔福宣言》和托管政府未表示明确反对,也没有明确要求巴勒斯坦独立。^⑤由此可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仍然对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寄予希望,尚未形成明确的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

① 徐向群、宫少朋主编:前引书,第15~16页。

②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 111.

③ 马学清:前引文,第29页。

④ 汉志,又称希贾兹(Hejaz),今沙特阿拉伯西部,北至约旦边境,南至亚西尔地区的沿海地带。汉志地区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境内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座伊斯兰教圣城。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后,哈希姆家族的谢里夫侯赛因建立汉志王国,自称“阿拉伯国王”。英国为争取阿拉伯人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斗争,承认侯赛因为汉志国王。1924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后,谢里夫宣布自己是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1924年内志(纳季德,阿拉伯半岛中部)统治者伊本·沙特家族统一了内志和汉志地区,并将侯赛因驱逐出麦加;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国成立,内志地区被正式并入沙特阿拉伯。

⑤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 252.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形成（20 世纪 30 年代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自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犹太人移民的数量急剧增长。其中 1920 ~ 1929 年有 10 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而整个 30 年代犹太移民总数达 25 万，至 1939 年犹太移民总数已达 44.5 万余人。^① 伴随犹太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加，犹太复国主义建立犹太国家的政治目标日趋明朗，导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民族冲突加剧。1929 年 8 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并蔓延到希伯伦、雅法、海法、萨法德等地，导致双方各有 100 多人死亡，3 名巴勒斯坦领导者被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判处死刑。^② 此次冲突直接促进了巴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并主要表现为民族主义政党的建立和 1936 ~ 1939 年巴勒斯坦大起义。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巴勒斯坦新出现了一批民族主义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包括 1931 年实现重建的阿拉伯独立党（其前身为 1919 ~ 1925 年间的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1932 年由巴勒斯坦穆斯林成立的青年大会；1934 年由拉吉布·纳沙西比领导在雅法成立的民族保卫党；1935 年由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因·哈立德博士领导成立的改革党；1935 年由贾马尔·侯塞尼领导成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党；1935 年由阿布杜·拉蒂夫·萨拉赫领导成立的民族集团等政党；^③ 上述政党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求建立民族政府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它们大多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和派系斗争的特征，部分党派还带有泛阿拉伯色彩，^④ 这种局限性导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党之间分歧与矛盾严重，尤其表现为“家族联盟以及泛阿拉伯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⑤

20 世纪 30 年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是 1936 ~ 1939 年的阿拉伯起义。1935 年 12 月，巴勒斯坦各党派联合向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提出了

①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 167.

②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 5.

③ 关于这些政党的简要介绍详见杨辉著：前引书，第 123 ~ 125 页。马学清：前引文，第 33 页。

④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 77.

⑤ [以色列] 艾兰·佩普著；王建等译：前引书，第 89 页。

3点政治要求: (1) 立即停止犹太移民; (2) 禁止把阿拉伯人的土地转移到犹太人手中; (3) 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政府。^① 1936年4月, 巴勒斯坦各党派联合成立了民族运动的领导机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 并宣布举行全国大罢工, 直至委任统治当局满足上述要求为止。罢工很快演变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武装冲突, 并使整个巴勒斯坦陷入混乱, 直至当年10月在沙特国王和伊拉克国王的调解下才告结束。

1936年11月, 英国政府派罗伯特·皮尔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起义原因。1937年7月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 “阿拉伯人争取民族独立以及他们憎恨和担心犹太民族家园的建立”是阿拉伯人起义的根本原因, 而出路只能是阿犹分治。^② 报告建议把巴勒斯坦分成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和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 耶路撒冷继续实行委任统治; 禁止把阿拉伯人的土地转让给犹太人, 并把犹太移民数量在今后五年中控制在每年1.2万人以内。^③ 尽管报告未能满足阿拉伯人的要求, 但是英国第一次公开承认巴勒斯坦的建国权利, 并开始限制犹太移民, 这无疑是在巴民族主义斗争取得的重要成果。

巴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皮尔委员会提出的分治计划, 并再次发动起义。1938年, 巴勒斯坦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其游击队一度控制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部分地区, 并初步建立了自治政府和独立的司法体系,^④ 使英国的委任统治当局一度陷入瘫痪。此后, 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开始动用军队镇压起义, 阿拉伯高级委员会被解散, 许多巴勒斯坦民族领袖或被捕或出逃。

1939年5月, 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政策的白皮书, 计划十年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与英国有条约关系的独立的双民族国家; 对犹太移民进行限制, 规定今后五年内再移入7.5万名犹太人, 5年以后犹太移民的进入, 须经阿拉伯人的同意; 白皮书还部分禁止了犹太人的土地买卖。^⑤ 该计划的“实质是将犹太人主导巴勒斯坦前途的角色置换为阿拉伯人”^⑥, 标志着英国

① Yehoshua Porath, op. cit., p. 143.

②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年版, 第14页。

③ 徐向群、宫少朋主编: 前引书, 第336~337页。

④ Deborah. J. Genres, *One Land, Two Peoples—the Conflict over Palestine*, Westview Press, 1991, p. 28.

⑤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前引书, 第14~22页 [英] 理查德·艾伦著; 艾玮生等译: 前引书, 第320页。

⑥ 殷罡主编: 前引书, 第186页。

巴勒斯坦政策从“扶犹压阿”到“限犹拉阿”的重大转变。尽管这一转变与英国实力衰落和国际局势变化有重要关系，但它无疑也是巴民族主义斗争的结果。1936~1939年起义是巴民族主义运动史上第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表明巴民族主义组织已具备了较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奠定了当今已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巴勒斯坦“两国方案”的历史基础。

1939年巴勒斯坦民族大起义遭镇压后，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国际局势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民族主义进入了相对沉寂的时期。由于英国当局“实际上禁止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方面的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拒绝允许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结束流亡，返回国内。因此在战争开始前几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党活动基本上销声匿迹”。^①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巴民族主义政党才重新开始活动，但其内部矛盾依然严重。20世纪40年代初，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返回巴勒斯坦，并于1943年创立了阿拉伯民族基金会以阻止向犹太人出售土地。1943年，阿拉伯独立党呼吁召开民族会议，以建立统一的民族领导机构，并选派代表参加了阿拉伯统一会议，由于该组织已威胁到侯赛尼家族的权力，因此遭到侯赛尼家族及其控制的改革党和阿拉伯青年会议等组织的联合抵制，侯赛尼家族及其支持者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则于1944年在耶路撒冷召开代表大会。^②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阿拉伯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泛阿拉伯主义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再度出现。1941年，英国外交大臣为争取阿拉伯国家战时对英国的支持，声称全力支持阿拉伯统一。受此影响，当时控制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再度萌生阿拉伯统一的梦想。1942年伊拉克向英国提出的“肥沃的新月”计划、1943年外约旦向英国提出的“大叙利亚”计划，都将巴勒斯坦包括在它们希望建立的“大叙利亚”和“阿拉伯联盟”的版图之内。^③上述计划反映了哈希姆家族谋求阿拉伯世界霸权的意图，不仅遭到叙利亚、黎巴嫩的反对，也遭到埃及和沙特的坚决抵制。1944年7~9月，几个形式上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① 杨辉著：前引书，第138~139页。

② 同上书，第140~141页。

③ “大叙利亚”计划的目标是建立包括外约旦、北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在内的联邦国家；“肥沃的新月”计划包括两个步骤，即首先建立包括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在内的联邦国家——“大叙利亚”，然后再与伊拉克联合建立“阿拉伯联盟”。详见彭树智主编：前引书，第400页。

召开亚历山大会议，决定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并邀请巴勒斯坦代表参加。^①在亚历山大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1945 年 3 月，阿拉伯国家联盟正式成立，会议发表的《关于巴勒斯坦的附件》强调巴勒斯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享有同样的独立地位。这预示着伴随战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和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兴起，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将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渗透。1935 年，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哈桑·班纳派人前往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区访问，宣扬伊斯兰主义思想，并建立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机构。1945 年，穆斯林兄弟会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一个支部。到 1947 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了 25 个支部，其成员很快发展到 1 万余人。^② 尽管巴勒斯坦的伊斯兰组织在当时的影响有限，但穆斯林兄弟会分治机构在巴勒斯坦的建立及其迅速发展，为当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崛起埋下了历史伏笔。

结 论

通过考察 20 世纪上半叶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其最大的特点是完成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向巴民族主义的缓慢转变。在此过程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对推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其自身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消极影响也不容低估。受篇幅所限，下文仅作简要分析。

巴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 3 个层面：第一，从民族认同的角度看，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缓慢转变，促进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群体认同从泛阿拉伯认同向巴勒斯坦认同的转变，为巴勒斯坦最终走向追求民族独立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第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巴民族主义的逐步形成，尤其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反对犹

^① 由于家族矛盾和党派分歧，巴勒斯坦在与会代表的人选问题上争论不休。出席亚历山大会议的阿拉伯国家曾派代表加以协调，但未能成功。直至会议第三阶段，巴方才派代表参会。

^② 王联《试析穆斯林兄弟会与哈马斯的成立》，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第 56 页；Ziad Abu - Amr, “Hamas: 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2, No. 4, 1993, p. 6.

太复国主义的思想主张，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动员作用。最后，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巴民族主义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尤其是它所领导的1936~1939年的反英民族大起义，为当代巴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与实践基础。

巴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消极影响也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

第一，巴民族主义上层精英的家族矛盾严重削弱了巴民族团结。从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巴民族主义组织主要掌握在家族手中，并围绕纳沙西比和侯赛尼两大家族形成了抗衡和对峙。1936~1939年巴民族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大家族的矛盾。^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民族政党的矛盾主要仍在家族之间展开，严重削弱了其领导能力和民众基础。

第二，巴民族主义的民众基础薄弱。由于贵族阶层掌握巴民族主义的主导权，其影响力主要限于城市地区，从而使其缺乏社会下层尤其是农村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导致巴民族主义无法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抗衡。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贵族与其他民众缺乏认同感”，低下的管理能力导致其“无法从经济上领导整个社会”，相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通过建立福利机构、基布兹（农村公社）、集体合作社、大型企业而具备了强大社会管理能力，“这种不平衡是1948年5月严重冲突中锡安主义获胜”的重要原因。^②从历史纵深的角度看，巴民族主义组织缺乏社会底层认同的历史局限性，恰恰埋下了日后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崛起，并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发起挑战的历史伏笔，因为哈马斯的社会基础恰恰在于未能为巴民族主义组织掌握的底层民众。

第三，巴民族主义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巴民族主义一直未能彻底摆脱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制约，一直寄望于通过泛阿拉伯团结或“大叙利亚统一”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导致在关键时刻巴勒斯坦民族利益多次被出卖。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战后，20世纪50~60年代巴民族主义再度从战前尚未成熟的巴民族主义转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历经多次失败和挫折后才在阿拉法特领导下成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并重新转向巴民族主义。此外，巴民族主义对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乃至犹太复国主义力量的妥协也对巴民族运动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① 杨辉著：前引书，第128~129页。

② [以色列]艾兰·佩普著；王建等译：前引书，第81、87~88页。

From Arab Nationalism to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ism in
Palestine Reg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iu Zhongmin

Abstract: The slow transformation from Arab nationalism to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is the typical character of nationalism in Palestine reg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process included three phases: from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1920s, nationalism in Palestine region was the compound of Pan-Arab nationalism and Great Syr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20s,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came into being and gave up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an union with Syria,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ists had four Palestine Conventions; from the end of the 1930s to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formed ultimately, with the typical symbol of the great Anti-British uprising from 1936 to 1939. The form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had important active impacts on Palestine nation in establishing national identity, making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ursu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However, the historical shortcomings of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such as internal conflicts, the instability of social found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independence had rather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for independence.

Key Words: Nationalism; Palestinian; Arab; Historical Development; Role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